

全華叢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

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

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

敘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

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

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

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薨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

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

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

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

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

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

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

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大平澤

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

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

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說文曰從鹿鳴至

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

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

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

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

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

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

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

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

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

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

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

分其篇每十為卷

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

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既飲於鳩

食嗣之又實幣帛筐

筐音匪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氏曰燕

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

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

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

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萃

藟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藟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

又可。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

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筐

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立黃程氏曰承以藉之

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道也。朱氏

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

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萃物情相樂也君

臣賓主相樂如此

毛氏曰鹿得萃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

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

○孔氏曰王肅

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

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

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

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王禮樂之道疾○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

自畱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

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畱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為

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

民不佻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倣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敖

毛氏曰蒿菽去刃反

也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

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

雜○毛氏曰佻愉也孔氏曰愉音與說文訓為薄

亂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

薄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敖遊也。○程氏曰：此

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

使儀法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也。○長樂劉氏曰：

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

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乎？觀其

禮而知則且傲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

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

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

音且湛都南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

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

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

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

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

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

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

茂后勞反

使

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

說

音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

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

反芳非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

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

周道岐

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

監不堅固也

董氏曰說文煮海為鹽者池為監故安邑之出為監監苦而易敗故傳以

不堅訓之

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

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
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

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

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

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私恩上有箋云字○**范氏**

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

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

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
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
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
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
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駢駢

他丹反

嘽駘

音洛

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

遑啟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

駘山陰陸氏曰今之駘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

暇啟跪也爾雅注云小跪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

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啟處大意為不暇居處

之義

翩翩音篇者音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雛夫不也孔氏曰李

巡云夫不一名雛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氏曰或曰雛俗字也當

作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苞栩解見鵓羽○毛氏曰將養也

○程氏曰雛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

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

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雖之不如也

○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

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樞音起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諭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諭

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

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

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

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

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

於此其見之矣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

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

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

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

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

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

所巾反

駢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

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駢

駢眾多之貌征夫行人也

鄭氏曰眾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眾介○程

氏曰征夫使人駢駢俊健之狀也

○〔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

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

為興

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爾

○〔歐陽氏曰〕於

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

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惟恐不

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

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

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皆駒之

良選所以賁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職○鄭

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

周注云言當詔○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

於善為咨

出左傳

○程氏曰

諷謀度詢前載雖各有

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氏曰周詳訪問

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

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

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

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

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

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

有不自治而○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

能正君者也

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

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

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

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

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

不拜祝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
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諛謀度詢必咨於周
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諛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諛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諛者
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
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

音其

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鳥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詳解見駟均調也○歐陽氏曰

諷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

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敘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敘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

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
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
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
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
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鬪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
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
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
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

反五各

不韡韡

反韋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

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

光明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

傳以為常棣之木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眾多而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華乎○鄭

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

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

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為常棣華

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

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花眾多而相拊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

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

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

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

念○〔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

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

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隰之中

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

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

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
 然有敘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
 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
 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
 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
 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

井益反

令

音零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吐丹

反

毛氏曰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鷄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

行則搖動其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

身不能自舍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永甚也

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

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上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

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

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

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隣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董氏曰集注作鵠鵠爾雅作而況於朋友乎

鵠鵠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于墻左良外禦魚呂其務如每有良朋

烝承也無戎

毛氏曰鬩狠也爾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

弟雖內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填也

鄭氏曰久也古聲填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

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

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

相也孔氏曰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

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

鬪侮人百里注云鬪狠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諭遠也

○王

氏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啟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鬪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

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敘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實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邊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

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
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濶疏而不切於事者故
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
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旣安寧也乃
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
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

如兄弟也

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

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賓

賓亂反

爾籩豆飲酒之飶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且

孺

如具反

毛氏曰賓陳也○蘇氏曰飶饜也○王氏曰兄弟

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

父母謂之孺子

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

此章勸其相

燕樂養恩義陳爾邊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

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

呼報反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急反

和樂且湛

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

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

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

○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

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

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

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

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是究是圖

賈都但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

女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

謀也賈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

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

然乎言信然

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

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

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

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

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

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

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

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

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

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

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

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鳥鳴嚶嚶於耕出自幽谷遷于喬其

反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息亮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

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

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

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

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

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

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

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意

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
 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
 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
 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
 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
 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
 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者其聲丁丁
 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
 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
 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
 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

沉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
 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
 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
 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
 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
 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
 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醜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

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酒所懈反埽素報反

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反孚廢貌也孔氏曰伐之為聲而有柿

力之以筐曰灑以藪曰潛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

狀猶然草於今奠美貌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矜○鄭

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

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

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

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

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

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

異姓則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

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鄭氏曰寧

日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

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

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

○毛

氏曰微無也

○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

○毛氏曰

粲鮮明貌

○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

饋○毛氏曰天子八簋

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

皆十二此天子言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孔氏曰肥牡肥豝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

李氏曰上章旣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

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

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

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餼

音候

以愆

起虔反

有酒湑

思敘反

我無酒酤

音沽

我坎坎

鼓我蹲

七旬反

蹲舞我迨

音待

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

○蘇氏曰衍多也

○鄭氏曰踐

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范氏曰先諸舅以及

兄弟尊卑之等也

無遠皆在也

○毛氏曰餼食也○孔氏

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

○毛氏曰湑舊

所六反

之也

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

糟也○朱氏曰湑亦醞也醞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泚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氏曰酤買也

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

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醑和旨周
衰酒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
○李氏曰坎坎

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

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

燕樂朋友無相疎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

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餼不相及蓋人之失德

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醑之無酒則我醑之以

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譴責故君子於
其朋友故舊無弗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醑之不以
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
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

有大故也或以乾餼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每一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戶稼反下

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焉

鄭氏曰下下謂鹿鳴以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

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

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

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

爾單音厚何福不除治慮

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

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

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

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

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

○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毛氏曰庶眾也程氏曰俾之多

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

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

遐遠也天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

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

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

以慤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

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
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
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

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

進而不已也脊音積○程氏曰此章言旣受天之福祿莫不

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

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

至言其盛長

之未可量

吉蠲

反古立

為饔

反尺志

是用孝享

反許文

禴

反餘若

祠

反嗣絲

烝

反承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反居良

居良

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

王氏曰吉言誨日擇土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

饔

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王氏

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洵

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禴禴志云王制

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禴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

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

至諸盥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

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盥三代世表作叔類○盥直雷反○朱氏曰先王太

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

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

為先○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諱先公先王也○朱氏曰

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

也○鄭氏曰吉蠲為饔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歐陽氏曰既則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

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

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饔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

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

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

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

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鄭氏曰黎眾也○李氏

曰百姓庶民也

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

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也

○鄭氏曰羣

眾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爾為

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

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

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

古恒反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起虔反不

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

孔氏曰集本定本絙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恒

也反弦

升出也言俱進也

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

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來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

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

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

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騫虧也○程氏曰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

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蔭

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

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

○朱氏曰承奉也

○歐陽氏曰前既

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

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

音微

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

反古門

夷之患北

有獫

音險

狁

音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反子亮

率

反所類

遣

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

反力報

還杖

反大計

杜

以勤歸也

鄭氏曰

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

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敕戍役以獫狁爲

主而畧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杖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

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獫狁。程氏曰文

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也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暮音暮止靡室靡

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

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

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

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毛

氏曰玁狁北狄也

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

○鄭氏曰遑暇啟

跪也。○朱氏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

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

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

起居以獫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起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

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

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

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

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而

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監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

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

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

王事不可監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

可歸也

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

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

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毛氏曰〕業業

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

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

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

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

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總強盛之車

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
○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
冀其功之速成也
○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爾爾華盛

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排符非反

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

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也言

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禦備也小人則

腓之以為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腔膺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

呂氏水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

氏曰翼翼閑也

孔氏曰閑閑習也。氏曰行列整治之狀。

程象弭弓反

末也所以解紛

音也

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為之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

○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

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消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紛與結義同繩索有結

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

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象若轡或

有紛可以魚服魚皮也

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助解之耳

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鄭氏燥為弓韃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

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

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
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
警戒乎獵狃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

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獵狃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雪霏霏芳菲反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

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

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

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

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

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

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

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

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

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

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年春暮

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

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

力報反

還

旋音率反

也

所賴反

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成役

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

禮記曰賜君子小人

反而勞之異

歌異日殊尊卑也

○王氏曰遣成役同詩者出時用

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

勞還役異詩者

入而振旅則敘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

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

音目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

乃且反

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

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

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

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

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程氏曰謂我命我也。○

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

○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

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眾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

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孔氏曰序其忠敬

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旄

旄斯胡不旆旆音反憂心悄悄音反僕夫況瘁音似

及

丘氏曰將言建旄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

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

虬曰旄旄干旄鳥隼曰旟音侯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

載旄百官載旟此詩旄旟旟旆互陳之則君之諸

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

建旄或載旄或載旟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

而後立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

卷之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

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旒者玄武也。旒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旒旒旒垂貌。程氏曰旒旒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不旒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鄭氏曰況茲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憂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

將也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

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

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畜築之具也

○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

衛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

壯盛也○毛氏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

王氏曰彭彭然

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旒

○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

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

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

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

襄除

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

而勝獫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

之命

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眾曰我所以來此統眾者其命蓋

自天子而下也

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

章言方欲治兵之時眾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旒

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

者指其旃旄而言曰彼旃旄斯胡不旆旆而飛

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

心觀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

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
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軍言旣已治
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於是彭彭然張
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
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尙則威二章之戒懼三
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
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
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
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
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
禮使者載旛帥上介眾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

旛及所聘之境張旛而誓使之旛猶軍之旂旐
 也使聽命于朝猶軍聽命于野也使載旛而受
 命猶軍張旛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旛猶軍在
 道而斂旛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旛猶軍將戰
 而張旛也
 旛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

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

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
 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
 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
 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朱氏曰本

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

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

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

○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此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

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

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趨趨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

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

出而眾和為一方所俟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

蟲阜蠢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

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

蠢之間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卻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嚶嚶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

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

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芣祁

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

鳴采芣之人祁祁然眾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

首當訊問者醜徒眾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

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

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

凱還之時也

○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

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杖杜解見唐風○毛

氏曰皖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

○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

○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季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尙不得歸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

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

車。幘幘尺善反。四牡瘡瘡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暮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

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

毛氏曰：幘幘，敝貌。瘡瘡，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

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

他義也。宋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上氏

曰我君子也，父母也。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

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瘡瘡若

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

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

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

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

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

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

多為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

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

將至也與。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

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枕杜勞眾故極其情先王以

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

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何以異於鵠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

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鵝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

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罍音鱮音常鯨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厯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發婦

之笱謂之罍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罍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

寡婦所鱮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鱮一名黃揚今黃作也鱮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

黃有力鯨鮐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解飛者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

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眾多程氏曰罍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罍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

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

風也自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

十月始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

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豺祭獸然後

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

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鷹隼

擊然後罽音羅設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

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罽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

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

麇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匪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

所能以禁之耳恐盡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罍罍必

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罍罍目不得小使

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

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

但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
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
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蘇氏曰古之仁

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

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醴

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

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

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鬻酒鯨

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罍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鯉鯛也

孔氏曰釋魚云鯉鯛舍人曰鯉名
郭璞曰鯉鯛徧檢諸本或作

鯉鯉或作鯉鯉定本
鯉鯛與鯉音同

魚麗于雷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音優

毛氏曰鯉鯛

乃兼反

也

孔氏曰釋魚有鯉鯛孫炎以
為鯉鯛一魚郭璞

以為鯉鯛鯉鯛
四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

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

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蘇氏曰

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

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

國家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

亡其義未聞鄭志答晁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

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
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
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
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

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
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
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
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
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
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上同處者

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
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
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日南陔次二
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
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

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
笙入樂南

陔白華華黍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
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子之說考
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
此孔子之

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

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為笙入者有

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其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

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

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志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

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

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

然罩罩

張教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

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

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畧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謂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鱗鱗腓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釋文曰烝王肅云眾也朱氏曰烝然○毛

氏曰罩篋

助角反

也

孔氏曰釋器云篋謂之罩李巡曰篋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

○**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巨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

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燕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眾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苦日

毛氏曰汕櫟

側交反

也

鄭氏曰櫟者今之櫟苦也。孔氏曰釋器曰櫟謂之汕。

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

衍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

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昏者

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

屈虬反

木甘瓠

音護

纍

力追反

之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

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

得所附而纍之○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

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

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鷩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鷩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鷩之來集也

○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

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

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

與末句思
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為蓑笠都人士士云臺笠立

萊草也

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

○**丘氏**

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

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

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

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說則拘矣

○**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

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

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

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

此天下之通道也

陳氏曰壽天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

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
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
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屈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
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柎音女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

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栲柎櫛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

○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

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枏音庚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

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枏孔氏曰宋玉賦云枏枸米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

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桼鼠梓

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

也黃黃髮也

孔氏曰老人耆老也孔氏曰孫炎云髮白復黃也耆面凍梨色如

浮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為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敎反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

蕭祭脂蕭香物也

滑滑然蕭上露貌

鄭氏曰既見君子

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

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

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

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

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

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温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

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如羊反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為

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丘氏曰

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

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

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

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

開在反

弟

音梯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露濡也

鄭氏曰孔甚也

董氏曰燕

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

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

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

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

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
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
爲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親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反 奴全

既見君子儵儵

反 徒彫

革冲冲

勅弓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儵儵也革鸞首也

孔氏曰郭璞云鸞鞞也馬

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儵皮爲之故曰儵革

冲冲垂飾貌。後漢

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

和者在軾

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

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

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駟馭箋云置鸞於

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

○鄭氏曰攸所也。○王氏

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倬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倬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卽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

直減反

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

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音厭厭反

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

安也

孔氏曰安閉也蘇氏曰久也

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

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濞宗

也

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

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

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

呂氏家塾讀詩記 退補齋

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

○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

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

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

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燕燕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上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

宗室蓋路寢之屬

○鄭氏曰考成也

○歐陽氏曰言在彼

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

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賓

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

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

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

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

程氏曰離離猶累累

○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

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

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

詩人

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